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糟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長官何人
提北史氏
傳詞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
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傳曰吾
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
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廼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
事嫂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劒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曰

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葛石君不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
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
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
要之乎非無行進言解朝宜如是耳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
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
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

平受懷德
已深之盡
護諸將非
得此天功
未易服也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
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
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
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
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
兩長天下指麾卽定矣然大王天資傷人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
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
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
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妙

原不
足特
不疑
立情

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宰之具。舉
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
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
躡漢王。漢王弗乃。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應立也故
使張良責
之也不然
君相疑大
帥以假王
塞其願欲
而無立功
者矣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
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
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
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
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
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
奴不覺陳平請令盪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
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

惡喻者高帝怒曰喻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喻將平至軍中卽斬喻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喻受詔卽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譏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自後呂類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廼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衆皆醜醜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煖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令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人卽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日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九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

廣野君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大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
棄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悉復進兵收取滎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十二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韓信乘機
張敖何以
取信也錄
疾已伏焉
游一祭矣

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肆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
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
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

尉陀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皇帝賢
賈曰皇帝起豐沛計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
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
陀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
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疇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寶劍市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數鮮母久涸女爲也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漢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戌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宋君臣宜
熟讀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
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業善十餘
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
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
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
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
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定時最急
山東故獨
証言之此
人眼目處

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揜其亢搯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揜天下之亢而搯其背也高帝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印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喻匈奴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械非斬示
非但自乏
方略

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阻吾軍械繫
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
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
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
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
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
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

大開昭敵
之機殊無
意承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
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
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太父亢禮哉若陛
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
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
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
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
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
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
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
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

儒笑

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毀郡縣城，錄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見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著緊

又發

諸生何諱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為諸生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
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不忘諸生

叔孫可取
知去繁事
漢便是職
進退所謂
禮樂以進
反為義知
不大謬也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將以起禮樂爲戰陣乎後作于
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下、放、過、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縣畧野外習之月餘通口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

遷高祖之
喜又欲遷
恭皇帝之
喜又欲遷
諸生之喜
而不免遷
兩生之怒
故通有足
多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

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徙通爲太子大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

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

是名道感如
居太子
多所不
月重而通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日古者有
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第一
以得人也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

漢家重長者得之無宜少欽乎。

不迂

成之
是亦
也故曰
變文能用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太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門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俱、急務、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倣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卽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南齊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

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痹夫辟者一面病痹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

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
一人。縣以天下之大。因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
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
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誇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俦。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膏利。不同

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媿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莊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損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罔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管僇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下取之心乎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常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所以
加此也非所以尊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

如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爓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
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
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
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
亡節。驪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
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黿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
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
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
又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
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
疎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
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
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

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
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
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
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蜩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
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兩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
漢。其吏民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鄢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打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
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既執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下財幸文帝於
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切恐陛下接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
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
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淮六國盡立悼

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漢鼂錯

鼂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遺上書，言人

術數字
儒者必習
之然耳
折自與施
刑如與術
然奪諸侯
正權皆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六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是時匈奴強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太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
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焦，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以禦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遂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圖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
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
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
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錯復言
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比
攻胡貉繁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
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
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駱。

衣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止一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羣人。及免徙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羣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鄉。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賈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

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誅。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爲陽城中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轍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士

左編

臣類

謀臣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
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
之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時操爲奮
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震

天下操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更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願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

父兄之耻。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惟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乎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
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
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恩。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
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
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
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
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屯許昌。爲漢侍中。守尚書
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
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

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大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爲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

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畱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論如用之
之言

阜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
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
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
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
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
爲首功。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
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
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遭世紛擾。懷中念治。
臣自始舉義兵。與或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
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

源二表殊
可取

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
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表曰昔
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
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遂摧大
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
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
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施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
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
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旣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
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先帝貴指縱之功簿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繇之勲乞重平議疇
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
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
承帝方爲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備或後恐
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
羊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
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
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
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
及賁璽書搞軍，飲饗禮畢，或留請間，操知或欲言封
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緄慕衡勢，爲或娶。或爲論者所譏。裴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閭閻用事，四海屏氣，左棺唐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
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
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
操緹之此婚庸可傷乎

或子粲何劭爲粲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
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傳
嘏善夏侯玄玄亦親粲粲嘗謂嘏玄曰子等世世塗
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
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備而臧霸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
文、選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
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驕卒。隋可邀擊也。衆皆疑。
生攸與賈詡勸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
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
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
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
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
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
之難未息也。今兄弟讎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惟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詔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詔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詔計焉。出詔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管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詔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

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詔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
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
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
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
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
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
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
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
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
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詔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畱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旣數聽荀彧之稱繇
又聞其說宦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
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特
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
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
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
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
一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
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
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懷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繇遣新豐令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明帝卽位。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魏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還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弃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畱守鄆城。張邈

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
過范說其令斬允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誅
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
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
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
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
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
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
止劉備失徐州來歸操昱說操殺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邀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夏漸平。操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

目表歸兵闔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畱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拔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正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聞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不曰君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問之甚
諷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
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
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樂書欲極晉侯其子不聽
死人橫於街路郤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與
庶政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
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儉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
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
有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克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
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如
此
神
速
不
能
不
知

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
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
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
將自疑回心擇王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
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
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
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伙起一人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
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
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
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
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
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
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置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
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
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交道及薨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諡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兖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袁薦之若事有

成永爲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操遺揚犬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揚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侯昭遷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竝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
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
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
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
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
何能爲累操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
失望時張揚爲其將楊醜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
守繆尚城守待紹政操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
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
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賜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格，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姑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厭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畱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
爲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
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
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
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
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
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

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
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
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
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爲吳矣
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竝前官兵一道引去不
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
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
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
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
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悍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
糾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
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
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
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
爲作瑕累。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
動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
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
以往來禁裏。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騭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三十。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私數百人。齎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所

寶實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舉
佩刀所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
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
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管門呼其
渠師。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
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
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恠其故。曄曰。寶無
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
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
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隸宗民。數欺下國。冀

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外內盡賀。而曄獨否。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濟恠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趨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假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
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
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
外。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
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
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
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
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
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曄蜀曰
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
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
爲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
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權無故求
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
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
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
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與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曄曰：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

料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魏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譙曹操問濟曰昔
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
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
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
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
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
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
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開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才禁等爲水
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聞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
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
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
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
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
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
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
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
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
彼此。加劉備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原是武侯
本謀

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懽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任又不
能獨得
瑜
出於焉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廉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關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見
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
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
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懽笑，後備
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
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
曰：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
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後，權破皖城，轉
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

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彊塲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旣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廉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川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

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塋。諸葛亮亦爲發哀。

蜀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
裴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
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
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